



▲南岸龙门浩“双龙拱卫” 摄于1948年



生长在重庆南岸下浩的我，从小便在纵横交错、跌宕起伏、风光旖旎的老街跑上跑下，十几条街巷、店铺作坊、洋行庭院、寺庙宝塔、岩坎溪流……闭着眼都能找到位置。只要不上学，便与毛庚朋友想出千奇百怪的“耍”的花样，母亲说我“干翻”，墙壁上都是脚板印……

回顾那些儿时曾经的欢乐和艰难，如今已耄耋之年的我仍难以忘怀。

▲几十年前重庆城区的“机器水”站，排队接水的人们。

# 打更匠 机器水 15瓦电灯泡 南岸下浩的那些老故事

□张川耀

## 1

## 下浩老街的打更匠邱么爸

记得20世纪50年代初，下浩老街还一直有打更匠。据说是自“湖广填川”龙门浩兴旺后便兴起的老规矩，一以贯之数百年。

我认得打更的邱么爸，他住在葡萄院街旁茶亭街口吊脚楼。听他说，他爷爷的爷爷就是打更匠。当年的半条街，都难找有钟表的人家，人们白天看日头，晚上听打更来估算时间。邱么爸怕时辰不准，家里还备有一个挂钟和一个座钟，听说是上面配的。白天有不少人上门去看时间点，他也从不嫌麻烦。

邱么爸打更兼顾了四项职责：一是白天在屋门口摆个茶摊，免费为过往路人供应老鹰茶解渴，还备有金灵丹、十滴水等药物作应急救护；二是“引火点”，那个年代有的人家连火柴都舍不得买，家里要起火煮饭，就要拿根纸媒纸（用草纸搓成筷子粗细的引火物），去邱么爸家那根一年365天都燃着的香上接火；三是春夏每晚七点左右、秋冬每晚六点左右，在下浩七八处交通要道或临街房屋柱头的“鸡毛腿”处，挂桐油灯笼作路灯照明。待次日凌晨再逐一取下，若遇大风灯火被吹熄那是常事。凡挂灯笼处，都钉有一块蓝底白字的“小心火烛”搪瓷牌；四是传统打更匠每晚要打五更，但不知什么原因下浩一直只打二更。时辰

一到，邱么爸便要提着铜锣、中气十足地边走边喊“小心火烛、防偷防盗”，沿茶亭街、彭家湾、米市街、下浩正街认真负责地走一圈，一趟打更巡逻大约一炷香的时长。

打更匠的收入，来源于慈善捐赠和民政拨款，服务态度和质量要受监督。邱么爸面慈心善乐于助人，人缘好，天天走街串户，每见路石松动、石板缺损，他总是不声不响及时修复。有人把钥匙锁在屋头请他开锁，有蛇盘在家中请他吆喝走，他都会出手相助。为增加收入，邱么爸也会揽点私活，譬如哪条街新开了家草药铺，哪家水烟丝好抽、哪条巷子新推出的生煎包好吃、某家孩子婚娶、某家老人殡天……他都能编成言简意赅、朗朗上口且煽情动人的四言八句在打更时播报，而且随便人家给多少“谢仪”，从不计较。

回想起来，下浩打更的终结时间大约是1952年底。从那以后，深夜的老街便再无邱么爸那洪亮的吆喝声了。

## 2

## 从吃山水、江水到吃“机器水”

下浩枕山襟水，从涂山和清水溪下泻的两三条溪流滋润着老街，穿街过巷、绕房过屋，还有不少房舍架在溪流之上，人在房中住、水在屋下流，别有一番风韵情趣。老街有木桥、石桥、廊桥十余座，无房无桥处，溪流润瀑在黄葛树浓荫密布的呵护下一路流向长江。而今董家桥、门朝街、望耳楼交界处，还保留了飞流直下深潭（马角凶）这一让人大饱眼福的景观。

下浩先后迎来湖广填四川、重庆开埠、抗战移民三次发展机遇，由于定位在教育、洋行、商业、餐饮、航运、堆栈、居家、小作坊等方面，因此长期保持了生态相对平衡和久远的绿水青山。1954年前，我家屋后从山上流下来的山水、渗入的井水，可挑回家直接饮用，溪流边还可洗衣淘菜。当然，若遇冬干春旱、溪水断流、井水枯竭，下浩摩肩接踵的人流那就不得不下长江去取水。爬坡上坎男女老少的挑水大军，堪称蔚为壮观。

从“双龙拱卫”处汲水，上门朝街、过董家桥，挑水到我家，共有11级台阶、250多个梯坎，单边将近一里路，着实劳累。年轻媳妇、青头姑娘洗涤衣物，只得背着背篋邀三约四来到“龙门”“浩梁”，边洗衣服边摆龙门阵。看行船、看造船、看打鱼人和扯船子

（纤夫）拉船，往往“洋船”（蒸汽轮船）一过，被掀起涌来的大浪吓得惊叫。

20世纪50年代初，国家经济建设提速，下浩枣子湾水管零件厂、门朝街702仓库群、周家湾南岸针织厂、觉林寺新民牙刷厂等陆续建成，下浩老街周边人口骤增，生活污水、生产废水直排溪流，从此溪流的水再也不能用于居民生活。

1955年底，政府将“机器水”（即现在的自来水）水管铺设到了工厂和学校。1956年5月1日，供应住家户的下浩“机器水”站，在董家桥熊家大院对面建成。水站有专人管理放水，大桶一挑收费2分钱、小桶一挑收费1分钱。为统一标准计量，凡来水站接水的木桶必须打“火漆印”注册，大桶单只超过50斤处、小桶单只超过25斤处，一律锯个缺缺。从此，下浩人结束了吃井水和溪沟水，以及下到长江挑水的历史。

## 3

## 苦难励志穷人孩子早当家

20世纪50年代初，家父因病去世，从此家道中落，留下我上面三个姐姐、下面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，最小的弟弟当时还不满两岁，生活之艰难可想而知。母亲婉拒了“荣军”“革干”的求婚，也拒绝了领养弟弟妹妹的好心人。

为了生存，两个年岁稍大的姐姐到重庆茶厂打零工，小的一个姐姐边读书边给人包月洗衣服。出身大户人家的母亲不仅知书识礼，一手针线活也远近闻名。祖母又传给母亲一箩筐木“槌头”和各式鞋样，母亲就靠一根针，起早摸黑接左邻右舍的衣服来做，给张三李四家纳鞋上底维持一家生计。

缠着小脚的母亲就像一个“黄桶”箍箍，紧紧地把手箍住、护紧，宁肯自己吃苦受累，全家人也“一个都不能少”。我这个调皮捣蛋的“干翻”娃儿，也一夜长大懂事，包挑了两家人的吃水，还上山捡柴、下煤炭窑捡煤炭。为多帮母亲减负，我在屋后溪沟边开垦出两张乒乓球桌大小的菜地，种的莴笋、苋菜、芹菜、藤菜、南瓜等，可供家里一半吃菜所需。有时吃不赢，还叫弟弟妹妹拿去桥上卖。

年岁稍长，力气大了些，我便利用课余时间上杨家岗担黄沙（工厂翻沙模具用），经卜内门在太平渡上船。还利用星期天、寒暑假，参与建设上新街电影院，修筑过涂山湖水库、龙门浩至黄桷垭公路。

至今，我都难忘母亲说的那句朴实无华的话：“力气用了力气在，只要肯吃苦勤快，善学、善思、善作、善成，必定不会饿肚子。”

▲南岸下浩葡萄院街，生我养我的地方。

## 4

## 我家用了20多年15瓦灯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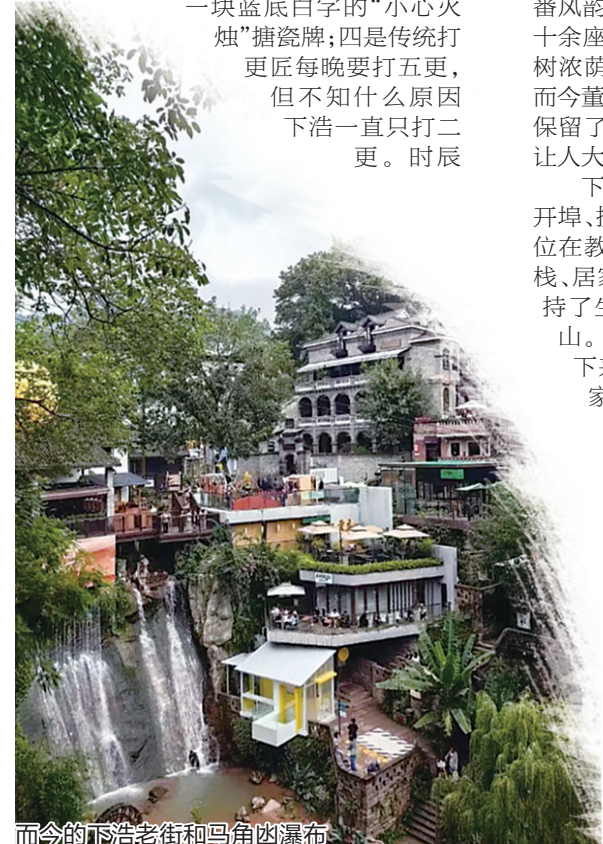
当年，电力供应十分紧张，下浩除机关团体、洋行学校、军事单位、外贸企业外，绝大多数居民和小商家都是用煤油灯或菜油、桐油灯照亮。儿时，入夜我最喜欢听评书，讲得最好的茶亭街口蒹葭茶馆，有十一二张八仙桌，天天客满，照明则是从屋梁上吊下来的七八盏“亮油盅”。

我家对面的两个院子，住的几乎都是龙门浩小学和觉林寺小学的老师，其中不乏像王昭云、甘俊碧、胡雪冰、谢俊梨等名师。老师受人尊重，两个院子的老师家家都通电用电灯照明。住在我们院子的龙门浩小学老师张长青，学校为她拉了用电专线，整个院子十几家人，只有她家有电灯照明。母亲瞅准机会找张家外婆商量，说晚上在菜油灯下做针线活太伤眼睛，恳请他们搬家时把用电权转让给我家。张家外婆长期找母亲做针线活，与母亲关系好，于是说通了女儿知会学校，把用电权转让给了我。母亲为人也厚道，专门给张家外婆和三个外孙一人缝制了一套新衣服，一人做了一双崭新布鞋。此外，母亲还让我帮张家外婆搬家、从老码头运送三个月的焦炭。因为年龄小，每次只能挑50斤，那时龙门浩不通公路，爬山过田坎实在辛苦。张家外婆看我懂事勤快，每次都要给我下一大碗香气扑鼻的小面，另外还给我一两角钱小费。

我们院子有十二三户人，唯有我们一家孤儿寡母的“穷人”先用上电灯。弟妹们激动得欢呼雀跃，一天扯着拉线开关几十次点亮又拉灭，从而引来羡慕嫉妒恨。好在母亲为人谦和肯帮忙，与邻里相处融洽，才没受刁难。街坊邻居还推选母亲当居民代表和房管所房租代收员。

1958年5月1日，海棠溪至弹子石公路通车前后，彭家湾建起供电所、灯光篮球场，702仓库与搬运站合作，在门朝街街口建起货运缆车，大街小巷有了路灯照明，彻底解决了下浩地区商业和居民用电问题。当时的电费两角钱一度，为省钱，我家不仅一直用15瓦灯泡的最低起步瓦数，还在板壁上开了一小方框，让一灯照两屋。这种15瓦的电灯泡，也是当时低收入家庭的首选，我家前前后后用了20多年。

（作者系原现代工人报社社长 图片由作者提供）



而今天的下浩老街和马角凶瀑布